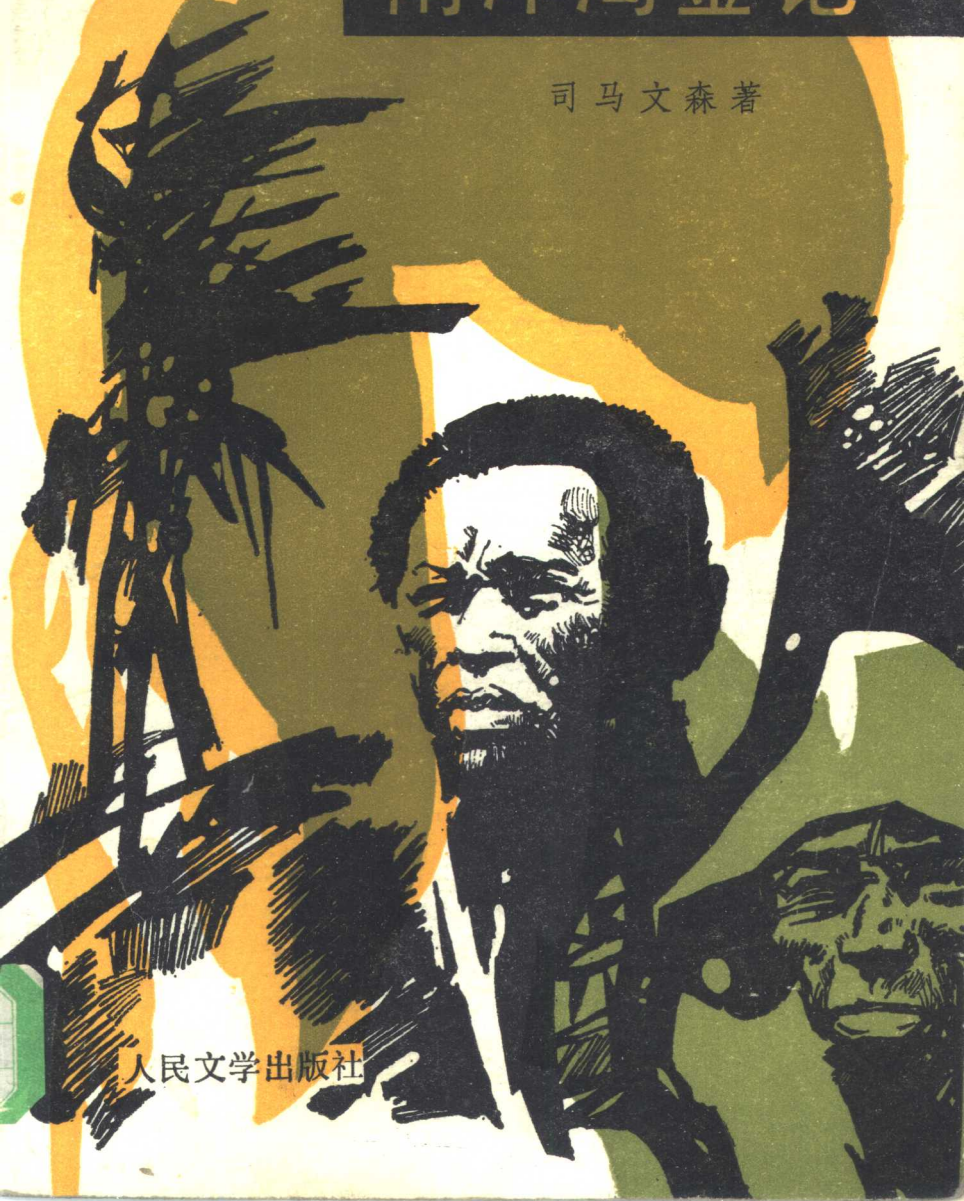




南洋淘金记

司马文森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 034 3265 0



0034101

南洋淘金记

司马文森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封面设计：秦 龙

南洋淘金记

Nanyang Taojinji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37,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2\frac{1}{2}$ 插页 2

1986年8月北京第1版

198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9,500

书号 10019·3922 定价 2.05 元

目 录

第一章

苦难多唐山难过 淘金去远渡南洋 1

第二章

见面礼打踢骂关 弱国人血泪暗吞14

第三章

拘留所怨气难消 认假夫笑话连天25

第四章

老华侨创业艰难 坏子孙胡作乱为39

第五章

不认妻见利忘义 贪银纸番婆吃亏52

第六章

黄买办非法起家 闹家事一塌糊涂68

第七章

小市镇春光灿烂 恨相逢冤家对头93

第八章

为吃醋闹出风潮 怀阴谋鼓动排华 116

第九章

怨遗弃红绢入虎口 假报冤清姑逞奇能 143

第十章

施激计吴丑逞凶 为吃醋万正败北 160

第十一章

借打手巧遇知心 闹青龙醉蟹挑蚌 187

第十二章

看不开小萍狼心 打败仗吴丑施谋 204

第十三章

嘉年华冤家碰头 怕清算臭泉私奔 222

第十四章

血泪仇老当益壮 好男儿助人为乐 241

第十五章

闹请愿抗议不抵抗 怕民怨奸官施暗谋 256

第十六章

激义愤捣毁三井行 为保释展开新斗争 285

第十七章

新英雄因祸而得福 小人物看风急转舵 312

第十八章

露妖形群奸下毒手 不辱节烈士转地下 347

尾 声 393

第一章 苦难多唐山难过 淘金去远渡南洋

专走厦门和菲岛之间的“四三马”号轮船离开厦门时，正是一九二八年中秋过后第四天。这一水，搭客特别挤拥，据客栈老板说，半年来从没有看见这样热闹过。光是统舱就载了近五百个客，其他如三等舱头二等舱客，还不曾计算在内。熟识这一带航情的人，虽然都知道，每年在过完旧历年或在秋收过后出洋的人就特别多，洋船的挤拥是一点不足怪的，不过今年搭船到菲岛去的，却比往年为多，为什么会有这现象，似乎大家都在说：今年日子比前年难过得多了。

正如渔船出海一样，在闽南一带，壮丁出洋也有它的一定季节。新年闹过了，吃了元宵酒，或在秋收农忙过后，准备出洋的年青人，便积极的准备起来了！他们先要把成叠的银元，交到“大字馆”经纪人手中，换了一张“大字”^①，做上两套新“西装”，便提起包袱，一村过一村，一镇过一镇，随时和一些不认识的同伴结合着，朝那繁华的出纳口岸——厦门走去。他们在那儿会见自己“大字馆”的经纪人，他又把大家安置在一些简陋不通气的客栈内，然后领你到鼓浪屿美国领事馆里去种痘。验过痘后，便没有什么事了，成天



的出去游街，专等出洋的轮船。不久，船到了，你依照手续走上船，成了那轮船的客人。水手们在甲板上望着这一批忙乱的人，他们只要把你望上两眼，就知道那个是“新客”那个又是“旧客”了。这一批人，被当地商家当做好主顾。被“大字馆”经纪，客栈头家当做好猪仔。被殖民地政府目为可怜虫。而自己以为是掘金客。到底有多少年了，没有人去替它作过正式统计，但是谁都知道自从有了华侨这个名称，就有过不少惨痛故事，最先据说华侨的祖先们用木船漂过重洋，发现这荒漠岛屿，就如鲁宾逊一样，刻苦去经营聚集了财富，一下子土人攻击来了，房子被焚毁，人也被杀了！可是，他们不气馁，一批一批的去了，且一年比一年的增多。多

少人一去不回来！然而，又有多少人搬了财富回来！这是一种公开巨大的赌博，父亲把年青儿子作了赌注，妻子迫着自己丈夫。尽管有多少可怖的传说，在骗取人们的眼泪，而那热中掘金梦的人们却不为所动。有一个故事说：一个年青男子过了番，发了财，和土女结了婚。然而，他毕竟是中国入，他想家，家中还有年老父母和年青妻子。可是那土女不许他回国，他经过苦求，恐吓，她才勉强答应了他，然而和他订了九十九天内回去的约。她背地给他一种草茶吃，给他放了“贡头”，又给了他足够来回的路费，便分手了。然而，他是太粗心大意了，过了一百天还不知道回去，而伏在心里的毒便发了，他吐着白沫死去。年青的妻子们，只想自己男人出去掘金，并不被这个可怖故事吓怕，她说：我的男人不是那一号人。另一个故事说：一个水土不服的“新客”，在船上染了热病，大家都认为还有救，然而，外国船长命令了水手把他装在布袋内，投进海中。他永远回不了家了，同他的亲爱土地告别了！做父母的说，这虽然是很危险的，可是没关系，他们的儿子健康得很，神灵会保佑。有多少这类传说，在赢得这华侨故居人们的眼泪，可是青年们还被公开鼓励着“过番”去，这是多年来流传着的传统，也是唐山光景过的实在太坏了。

壮丁大批大批的出去了，唐山的生产力迅速地降了下来，没有人耕种，田地荒芜了。那些老弱，那些妇孺，成了枯塘中的鱼，而侨汇就象水，没有这些水，塘里就干枯了，鱼也养不活了。相反的、源源不断的水源，灌进了这南中国的水

塘，不但使鱼们活跃，也使沿海无数城市，成了惊人的繁华和富丽。七层八层大楼矗立在鹭江埠头，傲视着辽阔的海景；从温州、从兴化来的建筑工人，日夜不停地为成条街成条街新兴的建筑物忙碌着，三年前还是个小渔村，三年后，它就成了一个有电灯自来水设备的小城市了。每当有人指着那傲视鹭江埠头的大楼问：“是谁人建筑的？”不论那一个都说得出他的名子，是那一个永宁伯盖的：“你还不知道他吗？卅年前，他在小吕宋还是一个牛车伕哩。”父亲带了他年青的儿子从乡下进城，少不了也要带他走过那些新建筑的富豪街道，并且还带着教训口气对他说：“要努力，要勤奋，人家林天丁，祖宗也是种田的，现在，你看成条街房子都是他的了。”而那曾是小渔村现在成了近代化城市的所有权又是谁的呢？是一个永春人，金山阿伯的。人们这样数着。无数穿着丝绸的“番客婢”满口镶着金牙，双手戴满金戒，拖着“吕宋拖”，点缀了这个豪华城市。她们傲慢地跨着步，穿插在各大公司洋行铺内。有些人差不多就成了名人，成条街，不，成个城市的人都知道她。比如一个肥婆，她的丈夫在南洋开洋行，儿子是一家钱庄经理，而最小的女儿，已经进了大学了。她走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有人出来对她阿谀，奉承，谦虚之至的请她随便照顾一下自己生意，而更多的人则在谈论她。“你看那个肥婆，二十年前还在我们这儿挑粪，现在发达起来了，样子就和皇后一样尊贵。”这种公开的诱惑，多年来差不多已成为社会行为了。做父母的，一个小钱一个小钱的积蓄着，为的是想积成较大的一笔款子，

买了张“大字”把儿子送过番，当小孩刚学会开口说话，他所受的第一课家庭教育是：“你大了做什么？”“大了过番发财！”“对，这孩子有出息。”初初结过婚的女人，并不怕别离苦，当她们完成了婚礼后的第一件大事，是问丈夫什么时候出洋去发财。有多少现成故事在教训这些人，有人会告诉你，某某妇人，在结婚三天后，她把丈夫送走，守了二十三年活寡，满以为他死了，再不能见面了，可是他有一天突然回来了，把成箱成箱的金银珠宝交给她，她把它买了田建了屋成为全城中第一个富户。有人又会告诉你，某一个童养媳，从十二岁起，一直守着那过番的未婚丈夫，直到四十五岁才正式结婚，然而他们仍象一对年青夫妇一样恩爱，象一个富贵人家过着豪华日子。一种富有宗教意味的森严的苦行规约，在教育着这儿的人们，大家似乎都在，都该为一种共同要求而生存，那种要求就是——沉住气，苦等，苦斗，运气到了，好日子是你的！

现在，这个十四岁的，叫做何章平的少年家，也成了“四三马”号的“新客”了。正如全船成千搭客中，约占过半的“新客”们一样，也充满了单纯信心、幻想和一个美丽的梦！在他们一家五个兄弟中，老大和老二都是在这七八年前，先先后后抱了和他一样目的，怀了信心梦想漂洋而去。

大哥出洋时，也只有他现在这样年纪，二哥也是在差不多这样年纪时候被带着过去的，可是在两年前南洋突然起了经济恐慌大风暴，许多店铺都关门倒闭，大哥失业了，先在一个朋地方“弄邦”等工做，后来他又搬进一个叫华侨体

育社里去住，心烦气闷，加上住在体育社里的人十个人之中难得找到一两个好人，他们天天借债赌博，那个赌赢了，那个就请客，叫女人来玩。半年后，他染了一身梅毒回家了。二哥在一家出入口庄做管仓员，月薪二十五元，但他十分勤慎，不乱花钱，一有空就去上夜学，读英文，每个月寄回家的钱却很少，当那做父亲的对落魄回家的大儿子，和越来越不“顾家”的二儿子表示失望以后，便把希望放在这个“老三”身上。他想老三读完了小学，智识高点，把他放出去，不至于就学上老大。因此，他就给尚在菲岛的老二写信，表示家乡处境的艰难，老三的志愿，以及请求老二从旁协助等等，老二接到信，果然就表示同意了，他回信说：“三弟要来，我没有意见，我这儿也很穷，不能给他寄路费，假如家里可以设法，人到了，我再想办法。”做父亲的拿了老二的信来问章平，章平说：“我听爸爸的主意。”父亲一听就把牌摊出来了，他说：“我的主意已经打定了，明天我带你去看大字吧。”

第二天，他们一早起身便到清濛乡一个侨眷家里去“看”大字了。那“大字”是陈四哥“做”来的，十几年前他也是花了钱买“大字”过去，不久，他发达了，开了间什货铺，便报到移民局去，请求他们发给他四份“大字”，以便把他家里四个孩子接过来继承父业。照规矩，他的请求在银纸攻势下很快就被批准了。他把这四张“大字”寄回家，交他女人找买户，当何家父子在介绍人带领下到了陈四哥家，陈四婶就出来见他们，这个满口镶金牙的女人，拿话来考了这个十四岁粗野的少年家一会就满意了，她对那做父亲的说：“你

这老三聪明，将来包管要发大财。”父亲却买好的说：“这个全看四婶的栽培了。”四婶笑着，露出满口金牙，说：“我有一个十二岁女儿，现在正读紧小学，将来我们可以结一门亲。”章平面红着，他父亲却乐开了，他回过头说：“还不赶快谢谢四婶，她老人家要把女嫁给你呢。”章平面红着，还是对四婶谢过了，四婶说：“我看人看的顶准，的确是你将来会有大出息。”接着他们便开门见山地谈起那张“大字”的价钱来了。四婶一岁讨价二十元，十四岁是二百八十元。父亲一边摇着头，一边说：“这样高价钱我出不起。”四婶一听这话可叫起来了，她说：“二十元还嫌贵，上个月我才卖出一张，每岁廿五元，而且，而且我还要和你结亲。”父亲笑着说：“说结亲的话，就更不该讨这样价钱了。”四婶问：“那你能出多少？”父亲答道：“最多最多二百二。”说着，他就起身把那介绍人请上来打圆场。第二天，四婶带着她那做女学生的女儿到何家来，章平一听消息就躲开了。等到她们在他家里吃完面干鸡蛋出来，在门口碰到他，并说：“从今天起你就是我的第三个儿子了。”他才知道那张“大字”已经成交了，他也已正式取得“番客”身份了。晚上，父亲告诉他：他出到二百五十元，四婶才肯把“大字”留下。虽说用不着一次把“大字”钱交清，一笔出口路费却还是相当可观的。还有，做父亲的说：“你年轻经历少，我不放心你一人过去。”为了找同路过去的人，又使这个四十多岁，做小买卖的小商人费了一番心思了。后来，却是那个做母亲的，从天赐女人口中打听到一个消息，说他也在一个月过去，他们才算把这个难题

解决了。

说起他们的隔壁邻居天赐叔来，也还有段历史，这个好
好人，从南洋回家来，一转眼间半年又到了。这是说，照他
自己定下的规矩，他又得离家出洋了。天赐叔是个老资格
的“旧客”，廿三岁过番的，今年是四十二了。他总是每隔
五年回来一次，住了半年就又回去了。在这个华侨故乡中，
平均每十个壮丁里面总有五六个做了“番客”。自然，在这
些“番客”中，遭遇有幸也有不幸的。有的很发了点钱财回
来，有的却长期在南洋穷途落魄。天赐叔不属前者，而是属
于不幸者中的一份子。在他“过番”的十八九年中，有一大
半时间是在失业落魄中过。年轻时，他正如一个普通华侨
所遇到的一样，被迫加入一个叫尚义社的黑社团，那时他心
内难过，后来却和他发生了很密切关系，成为他旅居生活中
不可少的助力。当他有职业时，他缴纳了相当可观的社费，
一到失业他就搬进尚义社去白住白吃了。在这十八九年
中，他有职业和失业时间差不多，因而并不特别失算。然而，
他并没染他们的恶习，有一次尚义社和阳春社发生了冲突，
约定在王宾街交手，他当时住在社内，也被动员着去了。可
是，他对那领队的说，他除了挂账之外，什么都不会，领队也
知道他是老实人，便分配他去做个“看风”的角色。当双方
人马在你死我活的交手时，他却安闲地坐在街头一家“菜仔
店”^②，监视暗探警察前来干涉。以后每有交手事件，就派他
做这一类角色了。在南洋时间，天赐叔每月总有多少钱寄
回家的，也苦心的在那儿积蓄，可是他失业时间多，负了不

少债，五年期间一到，手头也就没有多少了。不过，他照例是要回家一趟，住上半年，把带来的钱用完了，才又回到南洋去。这个四十多岁的老好人，对什么事似乎都看成无所谓，马马虎虎得过且过。有人说：就是因为这样，他才会落魄一生。尚义社的弟兄们批评他说：“这个会社多他一个和少他一个都没什么相干。”和他同过事的人说：“只要有四两酒两颗花生他就满足了。”天赐叔在华侨社会中是寂寞的。

同样，在家里，天赐婶也是寂寞的。她做了“番客婶”，设法去镶上几个有点标记性的金牙，然而，她没有得到一个“番客婶”应得的荣誉，人家在这儿看不起她，正如在南洋人家看不起天赐叔一样。人家做番客的在过节时，要设宴请客，三五桌酒席的请。她天赐婶，不请客，连敬神的礼物也怕给人家瞧上一眼，她只会冷冷地说：“人家头家，开着铺子的。我们是什么样人，好同人家比！”和人家也少有来往，她说：“你阔你的，我穷我的。”天赐叔五年一归，并未改变她的孤立地位，倒是她常常找他发气，直指着他鼻子骂：“你也算男子汉大丈夫呀！”天赐叔每遇到这种情形，就悄悄地走开了。她辛苦地守了五年活寡，可是当他回到家不曾度过半年，就又把赶回去了：“看人家过普渡，我们什么时候也请台戏来唱唱，出口气。”天赐叔只有苦笑着，可是一对着烧酒时，他又把这一点气也忘了。当这个家境并不比天赐叔好过多少的何家人，把他们的决定透露了出去，天赐叔就自己找上门来了。他满口应承道：“我们自己人无所谓。要是第二个人，我可要考虑，带个新客出门，就和教牛学拖犁，又

耐心又费神。”在饯别宴上，天赐叔意外地感到兴奋，利用自己已有了几分酒意，就大胆的把自己多年来心思，全部倾吐出来，他说：“别的我不敢担保，带人过去这样小事，你们放心好了，我吴天赐虽然无用，却就不曾做过对不起人的事。人家看不起我，我不愿和他们争，可是，人家看得起我，委托我的事，我一定要做到！”第二天，他更觉得有去向亲戚朋友告别一番的必要了，十几年来，这还是第一次，当他向大家告别时，又特别加上一句：“何家托我带他那个老三过去，大家是自己人吗，有什么所谓。”这消息，不久就在全镇传开了，他们把这个“不中用”男子，居然第一次被人看上，也带新客出洋，认为是件大新闻哩。至于天赐婶，也为了这件事兴奋了好些时候。她私下对人家说：“天赐这一次真的要走运了，人家姓何的千不找万不找，就偏找到他。”同时，她好象也觉得镇上的人，对她似乎客气得多了，平时她到粮食铺买东西，总是先交钱后付货。人家怕她赊账。这一次人家当头家的，亲自对她说：“天赐婶钱不够，没有关系，下一次付得了。”天赐叔离家以前一夜，她特地给他杀了只鸡，打四两酒，上床时又低声对他说：“这一次得好好的做人了，我问过菩萨，你的运气就在这两年。”经过了这样一打气，天赐叔似乎也把这些年来萎靡不振的精神振奋起来，连日又见喜鹊在他天井上叫着，心想：“这一次真的要走运了！”在到厦门去的长途公共汽车上，他一直快活地哼着南曲，又不时对章平说：“一个人做事要成功，要失败，全看运气，我不是不想好好做人，可是运气坏，有什么办法！”接着，他又偷偷附

在他耳朵边问：“你信菩萨吗？”章平奇异地望着他，没有表示什么意见。“我女人问过菩萨，”他接着说：“要走运就在这两年。”他得意地笑起来了。一会又看见他闭下眼，在座位上摇摇摆摆的，用喉音重新哼起南曲来了，车不时要停下，也有新客上来，他对大家似乎很熟，不时有人在车上对他招呼，他又偷偷对章平说道：“你看见那人在招呼我？一个菜仔店头家，一个华侨社会大人物！”一会又说：“你看见那个在对我点头吗，一个头手账房。”而当他把章平介绍给人家时往往又要加上这么一句：“人家诚恳委托我，说是：天赐叔，你是个老实负责的人，我只有把孩子交给你才放心。还有什么好说的，这是人家对我的好意！”

他们在厦门，投宿在一家同镇人开的客栈，那客栈代客办出口手续，买船票，旅费只要有人担保，只付一半就可以了，其余一半挂在账上，由客栈派人分期上南洋去收，不过却要加上相当高的利息。因此同乡人虽嫌他利息开的太高，却也乐于住到他那儿去。当他们把各种手续都办完了，天赐叔才带上这个初次出门的少年家，作一番厦门风光观礼。他带他去玩中山公园有名的“迷魂阵”，带他上南普陀，最后，又把他带上乌巷一个私娼家里去。一个快四十岁女人，满面面粉，一见他面，就把手指直点上他额头说：“你心好狠呀，一走就是半年，连信也不给我一个。”天赐叔面红着连忙对她丢眼色，一面招架着说：“君子动口不动手。”那女人冷笑了一声说：“君子几个钱一斤？”接着，她又走向章平那边走去，问道：“这个是你什么人？”天赐叔道：“一个同乡托

带到菲岛去的。”那女人见章平面红红的坐在那儿煞象个大姑娘，便用手来逗他：“喂，孩子你叫什么名字？”章平垂下头，面孔更红了，她又说：“到我这儿来不许面红的，等会我叫个姑娘同你玩玩。”天赐叔连忙干涉道：“不要作孽！”那女人道：“那你为什么又带他到这儿来，你不知道我这儿是什么地方吗。”说着，就把他拉出去了，天赐叔回过头来，对章平说道：“你放心坐坐，我一会儿就来。”并没有什么姑娘儿来麻烦这个乡下孩子，天赐叔也很快回来了。当他们走在

